

110 學年度畢業典禮致詞： 堅強而滿足地走在人生大路上

管中閔



管中閔校長在2022畢業典禮致詞。

在典禮現場與線上的畢業同學以及家長們，各位師長同仁們，歡迎大家參加 110 學年度的畢業典禮。

過去四年中，大家有兩年半必須藏在口罩之下，在遠距學習，以及參與受限制的課外活動。大家或許會想：還有比這更悲情，更刻骨銘心的大學生活嗎？有的，明年畢業的學弟妹們肯定會打破你們的紀錄；這樣想來，大家或許會釋然一些。

這是疫情蔓延的年代，戴著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的年代；這是鎖國封城的年代，許多人透過線上聯繫與溝通，但在線下感覺孤獨與無助。這也是烽火連天，攻城掠地的年代。戰爭似乎很遠，遠到我們無法聞到硝煙味；戰爭又似乎很近，我們彷彿能感受到戰火中身不由己的悲哀。不一樣的年代，值得不一樣的畢業典禮。去年我們第一次採用線上畢業典禮；今年，我決定為大家朗誦詩歌。

199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，愛爾蘭詩人Seamus Heaney有一段話：「某種意義上，詩歌的功効等於零 -- 從來沒有一首詩阻止過一輛坦克，但在另一種意義上，它是無限的。」* 詩的確無法阻止坦克，也無法抵抗病毒，然而在這個年代，詩歌是一種撫慰，也是一種治療。日本曾在贈送的防疫物資上寫下「豈曰無衣，與子同裳」，「青山一道同雲雨，明月何曾是兩鄉」；寥寥數語，感動無限。英國 National Health Service的醫護人員則將詩作結集（如“Small Book of Covid Poems”，“Smile with Your Eyes: poetry, prose and pictures”），匯成疫情中的一股清流。

我送給大家楊牧的〈答舞〉一詩，以及Walt Whitman〈大路之歌〉（Song of the Open Road）開始的一段：



110學年度畢業典禮於5月21日舉行。同學揮舞著方帽，恭賀彼此，即將展開人生新旅程。



管校長祝福每位畢業生在人生大路上勇敢前行。

答舞——楊牧 **

在荷葉的這一邊
一些些興奮和倦怠，我們
談論著夏天和秋風的方向
陽光明亮。在荷葉的這一邊
一起觀察飛鳥如何停止在花上
學習一些些搖曳和平衡的技巧

這一生久遠又長這一生
你剛剛開始察覺到

我為你講解幾個詩詞常見的典故
在荷葉的這一邊，有時以歷史的
興衰為比喻，有時以博物的
榮華頹廢，有時使用
艱深的英文術語

有時靜默

看你

這一生久遠又長這一生

你已經完全察覺到

明天是一種微微的飄搖，明天是

一種發生，開始，結束，永遠

你將單獨詮釋這短暫的時刻

以具象詮釋抽象，右手一翻

使用的是我佛大悲的手勢

這是你一生之舞，允許我

以抽象詮釋具象

我不再使用典故

Song of the Open Road – Walt Whitman ***


Afoot and light-hearted I take to the open road,
Healthy, free, the world before me,
The long brown path before me leading wherever I choose.

Henceforth I ask not good-fortune, I myself am good-fortune,
Henceforth I whimper no more, postpone no more, need nothing,
Done with indoor complaints, libraries, querulous criticisms,
Strong and content I travel the open road.

大路之歌

懷著輕鬆的心情我走上大路
如此健康，自由，世界就在我面前
漫長的黃土路在我面前指向我選擇的地方

從此我不需尋求幸福，我自己便是幸福
從此我不再低聲啜泣，不再拖延，再無所求
室內的牢騷，圖書館，頻繁的責難都已與我無關
堅強而滿足的我在大路上繼續前行

我沒能在2018年秋天歡迎各位入學，但很高興在 2022 年夏天用這兩首詩歡送大家。
祝福大家畢業後在大路上一直向前，堅強而滿足。珍重再見。（2022.5.14）

* Heaney引文翻譯取自網路上黃國軒 2019.6.4 貼文

** 〈答舞〉引自楊牧《北斗行》，1978

*** ‘Song of the Open Road’ from Walt Whitman, Leaves of Grass, 1855. 中譯文為自己試譯。